

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

工会——女工的保护伞

□郝宝璋 文/图

我经常从《劳动午报》上读到党和政府以及各级工会关心职工生活，特别是关心女职工生活，维护她们合法权益和特殊权益的新闻报道，使我联想到从事基层工会工作那些年，国有企业关心女职工工作及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在我收藏的资料中，看到了这样几张照片。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，企业生产不断发展，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，我们企业为女职工生活方面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，受到上级及广大女职工的肯定。

当时全厂女职工人数有200余人，占职工总数的近40%。生产车间各道工序均有女工，其中，对女职工的 special 保护是一项经常性工作。在陆续增加青年女工的同时，工会会同企业医务室开展生理卫生教育。每两年妇科体检一次，发现疾病及时治疗。我们还学习兄弟厂先进经验，为女职工安装了冲洗设备，供应热水，积极预防妇科疾病，受到了女职工的好评。

我们争取社会上的支持，下大力气解决入托难问题。随着女职工育龄期到来，基层工会在调查的基础上，协同行政腾出房屋

开办起乳儿室，经过不到半年的筹备，当时收托女职工两周岁以下的孩子11名。两周岁以上的孩子，我们也会根据女职工居住比较分散的特点，在城区与九家托儿所挂钩，解决了19个孩子就近入托问题，并且报销入托费。在家庭雇佣私人保姆的经街道证明也享受与托儿所同样的补贴。这些均由车间工会会同女工委审查落实，从行政福利费中开支，大大减轻了女职工的生活和经济负担，从而稳定了广大女职工的生产、工作情绪。

还有一件事情至今难忘，女工委委员会反映，胶印车间女工自

然流产现象比较突出。我带领厂、车间相关人员及医生深入胶印车间，在胶印机台旁实地考察。通过女工每天的操作及工作量进行分析发现，七十年代中期前是低速机印刷，女工负担不重，随着设备更新，大批高速机进厂代替了低速机，女工和男工一样，工作量很重，搬运材料时稍不注意就造成流产。开会时领导听了我们的报告后，非常吃惊，当即作出决定，女工怀孕后，立即调离高速机到其他轻工种工作。

一些准妈妈热泪盈眶地表示：“工会真是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。”



■家庭相册

另一种骄傲

□丁香 文/图

周末，我们姐弟几个又在父母家热火朝天地小聚，有炒菜的，有包水饺的，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

忽然，老爸的老人机高分贝响起，他赶紧放下手里的扫帚去接，看到号码，老爸一时有些疑惑：“谁呀？”然后，只见老爸激动地一拍大腿，大喊道：“华生啊……”

华生跟父亲是叔伯兄弟，我们喊他大伯，大伯从小跟老爸关系最好，当年他可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医学院本科，非常厉害。大伯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在外地，然后就在那个城市结婚生子，一双儿女也是非常优秀，一个学外贸，一个学建筑，都在更远的城市安了家。大伯平时很少往老家打电话，所以我们对他的号码都不太熟悉。

大伯今天打来电话，不知有什么事，但从两个老人的对话上看，好像也就是家常里短地唠嗑。

大伯：“你家四个孩子都离你远不？”老爸：“不远，一个

城东，一个城北，两个城中，最远的也不到十里路……”

大伯：“真好……他们每周都过去看你啊？”老爸：“是啊，到周末就来，乱得很！这不，今天都在，包牛肉水饺哩……”

大伯：“真好，真好……”老爸：“喂……”

老爸忽然就放下了电话，他说，大伯在小声抽泣。以前我们就听父亲说过，大伯和大娘七十多岁的人了，一直单独住在小城里，两个孩子一年半载也回不来一趟，有时想孙女想得偷偷抹眼泪。这不，大伯腿不好做手术，孩子们才回来一次，没几天就着急走了。可能大伯心里难受，刚才说着说着就哭了。我们听了，唏嘘不已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二姐忽然问：“老爸，你以前总因为我们不是学霸型人才感觉低人一等，在老伙计们面前抬不起头来，现在还这样想不？”老爸想了想，突然大手一挥，高声宣布：“孩子们，开饭！”蛮骄傲的！



■图片故事

永远的愧疚

□刘亚华 文/图

店里帮忙。我的假钱，如果被师母发现，必定会当众出我的丑，而只有百分之百信任我的魏老师，他才不会怀疑那钱是假钱。

我用那剩下的三十五块钱度过了丰盈的一个月，因为长期住校，细心的母亲也没有发现，尝到甜头后，鞋盒里的几张假钱被我统统用同样的方法用掉，后来，只要母亲将假钱放进鞋盒里，我就会偷偷地取出来，在魏老师那里用掉。

很快，我毕业了，考上了一所不错的中专，魏老师特意跑到我家，拎了大包小包水果向我祝贺。我本来想跟他提当年用假钱的事，却因为面子问题迟迟没敢开口。但那几张假钱，却成为我心头的一块石头。

魏老师因为诚信买卖，生意不错，将店子搬到镇中心，我每逢假期回老家都会去他那买东西。店铺很多，我独独挑选他那一间，魏老师夫妇特别感动。而我，只是想弥补多年前的愧疚，但我一直没有勇气跟魏老师承认。我当年的故作聪明。直到前几天，当老师结账后，我鼓足勇气小声地对魏老师说：“您知道吗？上初中时，我用假钱在您手上买过东西。”

他呵呵笑起来，然后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知道呀！你那时

■青春岁月

那个香甜的元旦

□魏益君 文/图



每到元旦，思绪便被记忆的潮水打湿一回，梦里依稀再次回到那个如花般的年岁。

1988年，我参军来到驻山东青州某部，由于我在写作方面的天赋，被推荐到师政治部跟班学习新闻报道，我和兄弟团的两名战士就住在师电影院的三楼。

第二天，随机关首长们出操，我惊奇师部竟有女兵。一打听，几个女兵原来是总机班的战士。本来机关的战士就不多，我们这些战士又在出操队列末尾，出了几回操就熟悉了，再见面时便微笑着打个招呼。后来给老部队挂电话，只要报上我的名字，她们就很热情，也能很快帮助我接通电话。转眼就到了元旦，每到这样的节日，就是机关兵最难熬的时候。首长们都回家过节了，只有我们几个战士，显得寂寞孤单，也开始想家。

这天，炊事班按人头发了面和馅儿让包水饺。我们三个大男人正面对着一团面发愁时，电话铃响了，我一听，是总机班打来的。就听那个俏皮的女战士说：“如果你们不想喝饺子汤，就立即到我们这集结‘战斗’。”总机班女战士的宿舍与电影院对楼，我赶紧推开窗户，看她们正扒着窗户，向我们招手。

因为元旦放假，整个机关大院静悄悄的。这要在平时，男兵到女兵宿舍，肯定不敢，好在是放假。可赶到她们的“领地”才发现，原来她们也一筹莫展。没办法，照着想象中的样子包吧。我们包的水饺可以说是五花八门、形态各异，有的像小老鼠、有的像月牙。水饺是包好了，可这样的作品实在不敢拿到炊事班，就用电饭锅煮了。煮好后，却真的成了饺子汤，起码破了一多半。

为了公平地吃到完整的水饺，我们玩起了字头压字尾的游戏——成语接龙。接不上就吃破的。但即使这样，游戏没玩几圈，完整的水饺就没了。破的怎么办？女战士提议，浇上酱油，撒上蒜黄，肯定好吃。我们每人盛上一碗，个个吃得香甜无比。

在部队几年间，那个元旦成了我度过的最快乐的节日，也成了我以后日子里最美好的飘香记忆。

候是个孩子，家里又穷，我能理解。别放在心上，每个人年轻时都会犯些小错误，老师原谅你。”

我的泪，瞬间涌出眼眶，擦不及。那块藏在心底多年的石头，终于因为自己的勇气，也因为魏老师的一句话，轻松落地。